《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组织中感激表达效应的整合与扩展
作者：曹李梅，成翔，姚岳炜，殷睿，陈炜华，秦昕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基于组织中感激表达的相关研究进行整合并提出建设性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采用“效应效价-效应范围”的类型学分析框架进行文献回顾并利用沟通模型提出未来研究框架，具有较好理论价值和创新性。目前研究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方面：

整体动机和贡献：尽管作者的研究动机是解决感激表达双刃剑效应的争议，但从整篇文章来看，由于对研究情境讨论的深度不足，导致未能充分实现研究动机，没有很好完成研究闭环。这一点会在意见后面两部分深入讨论。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文章理论价值和创新性的认可，我们也非常感谢您的重要见解和后面的细致建议。结合您和另一位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新增了第三部分(即，感激表达效应分化的解释框架，详细内容请见 pp.19-21)以为了更好地实现本文的研究动机。相关内容也会在后续意见回复中深入阐述，再次感谢您的建设性建议。

意见 2：相较于 Locklear 等(2023)在 JOB 上发表的综述，本篇文章提供了何种新的见解？具体来说，Locklear 的研究也包括了感激表达不同的效应范围，同时讨论了感激表达的可能存在的黑暗面。作者仅仅提出了两个框架来整理现有研究并指导未来研究？作者需要进一步分析本篇文章的定位。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重要问题。我们认真对比了 Locklear et al. (2023)的综述，并在修订中进一步明确了本文的独特定位与贡献。我们认为，尽管两篇文章均关注到组织情境中的感激表达，但在研究目标与理论推进上存在以下关键差异。

第一，研究目标不同。Locklear 等(2023)关注感激的多形式概念(特质感激、状态感激和表达感激)，其核心研究目标是整合碎片化的感激研究。在 Locklear 等(2023)回答感激表达产生了哪些效应(该综述只回顾了积极效应，只在未来方向中提及未来研究可考虑消极效应)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想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感激表达会产生差异化后果。因此，本文从效应差异解释的视角出发，对既有研究进行再整合和再解释。

第二，分析框架不同。Locklear 等(2023)主要以感激过程为框架整合前因与后果文献。本文构建了“效应效价(积极 vs. 消极) × 效应范围(个体内 vs. 个体间)”的二维类型学框架，将分散的研究结果整合为四类典型效应类型。这一框架的作用不仅在于分类，更在于揭示不同类型效应背后的共性机制与差异来源，从而为后续解释效应差异提供基础。

第三，理论贡献不同。在类型学整合基础上，本文在这轮新增了第三部分。该部分基于社会关系理论，提出以强化共生关系感知或凸显交换关系感知为核心的效应分化解释框架，并进一步将影响关系感知的情境线索归纳为个体线索与互动线索两类，以阐释不同情境条件如何影响感激表达的效应方向。相比之下，Locklear 等(2023)虽指出情境的重要性，但尚未对情境要素进行系统拆解与整合。

基于上述区别，本文的定位是在既有综述基础上，从效应罗列推进到差异解释，并通过类型学整合与解释框架，构建一个用于理解感激表达复杂效应的整合性分析视角。我们已在

修订稿的引言(p. 13)与讨论部分(pp. 24-25)进一步强化上述定位说明。再次感谢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意见 3：文献回顾部分：

综述遗漏重要文献：作者在阐述感激表达效应时遗漏了一些有关感激表达重要现象的文献，例如 Hu 等(2024)讨论了领导在家庭中接受感激对后续领导行为的影响；Lee 和 Johnson(2025)研究了助人者的感激表达对互惠和关系质量的影响；Yu 和 Chaudhry(2024)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感激表达可能产生的影响，即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感激表达反而提示了关系距离，对关系质量可能产生负面影响；Algoe 等(2020)讨论了第三方对感激表达者和接收者的反应。这些文献或是拓展了感激表达的研究情境(如家庭-工作、助人者、文化等情境)，或是感激表达不同研究层面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同时挑战了我们对感激表达总是增加关系的传统假设；相关研究的展示对于读者掌握感激表达效应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当然，相关重要文献可能还有很多，希望作者进一步全面阅读和整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系统回顾。

回应：非常感谢您就文献覆盖范围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认真研读了这四篇文献，并根据本文的重点(即聚焦于组织中个体层面的感激表达行为及其效应)对每篇文献是否纳入进行了审慎评估。

关于 Hu 等(2024)和 Lee & Johnson(2025)，这两篇文献属于组织情境和员工样本，是符合纳入标准的重要文献。我们很抱歉因论文初稿完成较早未纳入相关内容，且未能在投稿时查漏补缺将其及时纳入，我们对此深表歉意。Hu 等(2024)的研究发现，领导者在工作日早晨反思家人对自己表达感激的经历后，感受到更高的亲社会影响感，这满足了其基本心理需求，进而激励其在当天工作中向下属提供更多帮助与授权行为。该研究中领导者属于感激表达的接收方，我们已在修改稿中将其纳入第二部分个体间积极效应部分(见 p.15)。Lee & Johnson(2025)发现，助人者表达社会参与型情绪(如感激)使接受者更倾向于将其归因于亲社会动机，从而对关系质量和互惠产生积极影响。在修改稿中，我们已将 Lee 和 Johnson(2025)纳入第二部分个体间积极效应部分(见 p. 15)。关于 Algoe 等(2020)和 Yu & Chaudhry(2024)，这两篇文献早期已进入我们的视野，但基于纳入标准被排除。Algoe 等(2020)的研究以一般成人为样本(含 MTurk 受访者、大学生及社区成员)，研究情境涵盖伴侣等多种人际情境，并非专门针对组织情境或员工样本；Yu 和 Chaudhry(2024)的研究情境为亲密人际关系(家庭成员、朋友)或一般人际关系(邻居、陌生人)，样本为一般成人，同样不涉及组织情境或员工样本，因此这两篇文献未被纳入。

此外，由于检索窗口期距离投稿和修改已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修改中已重新系统检索近 2 年的相关文献，并对遗漏的研究进行了补充整合。首先，Sheridan 等(2025)发现，上级感激表达类型(能动性 vs. 共生性)与下属偏好越匹配，越能通过提升下属感知被重视感而促进其建言行为，已纳入第二部分个体间积极效应部分(见 p. 16)。Wang 等(2024)发现，被外部提醒后做出的感激表达(而非自发表达)会使接收者感知到更低的真实性，进而对表达者产生更负面的评价，并在资源分配中给予更少利益，已纳入第二部分个体间消极效应部分(见 p. 17)。Jazaieri 和 O'Neill(2025)以医疗机构员工和在线零工工作者为样本，研究发现预期性感激表达(在员工遭遇困境之前表达)比回应性感激表达(在困境发生后表达)更能有效提升员工的集体社会价值感，从而帮助其在压力和负面情绪中坚持工作，已纳入第二部分个体间积极效应部分(见 p. 16)。

意见 4：综述框架的合理性："效应效价-效应范围"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框架，但是效应范畴仅包括个体内和个体间是否过于宽泛？尤其是情绪的研究框架提示我们，个体间-关系对-集体(intrapersonal level -dyadic level – collective level)是三个基本层次(Fehr et al., 2017;

Algoe et al., 2020),作者将关系对和集体层面简化为个体间可能会过度简化人际互动效应，导致我们无法细致理解感激表达为什么会产生不同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您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认同三层次分析框架对于理解情绪功能具有重要价值，但本文之所以未采用多层次划分，而是使用个体内与个体间这一划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从研究对象与变量层级来看，本文所纳入的实证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感激表达)与结果变量(如情绪、认知、行为)均落于个体层面。即便是在互动情境中，现有研究大多仍以个体感知、个体反应或个体行为作为结果变量，而非集体层面的共同属性。因此，从变量操作化角度，将其界定为个体层面的效应更具一致性。第二，从现有文献积累状况来看，关于感激在集体层面的研究仍非常有限。正如 Fehr 等(2026, p. 491)指出，“gratitude and its effects can also emerge at higher levels of analysis, such as when the experience, expression, or observation of gratitude becomes shared among team members. Very limited research has explored gratitude as it cascades outward at higher levels of analysis. ”在此背景下，若在综述中对关系对与集体层面进行系统区分，可能会超出现有研究的实证基础，反而降低综述的聚焦性与解释清晰度。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采用个体内与个体间的划分来刻画感激表达效应的传递方向(是否跨个体)，而非对分析层次进行严格划分。我们在修订稿中通过脚注对上述界定进行了明确说明，以避免读者误解。再次感谢审稿人的重要建议。

正文中增加的脚注如下(p. 13)：

鉴于当前集体层面的感激表达研究仍非常有限(Fehr et al., 2026)，本文所回顾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层面。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感激表达本质上是一种可能涉及不同互动角色(如表达者、接收者与目睹者)的人际互动行为，本文进一步区分个体内效应与个体间效应，以刻画感激表达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效应传递方向(即是否跨个体发生)。

参考文献：

Fehr, R., Heng, Y. T., & Fulmer, A. (2026). The psychology of gratitude: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3*, 489-511.

意见 5：综述框架的缺陷：文章反复提到一个关键词，即情境。另外，作者对研究综述的定位也是组织情境。再者，现有感激表达的研究也不断提示我们，情境是感激表达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关键因素，能够很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感激表达效应有正有负”，也是回应作者研究动机的关键。作者有必要针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论述，并思考如何整合进综述中。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细致见解及建议。我们完全认同，情境是理解感激表达消极效应的关键。我们已根据您的建议进行了系统性修改与强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第二部分文献整合更多纳入情境因素(见 pp. 17-18)。具体地，我们在第二部分对既有研究进行整合时，进一步强化了情境条件的呈现，尤其是在个体间与个体内消极效应部分，明确指出相关负面后果多发生于特定情境之中。例如，我们补充强调了权力不对称情境、竞争性情境以及结构性不平等情境等，并结合相关研究(如 Xu & Yao, 2025；Cai & Wang, 2025；Ksenofontov & Becker, 2020)具体说明这些情境如何与消极效应相联系。

第二，新增第三部分，即感激表达效应分化的解释框架(见 pp.19-21)。我们在第三部分从理论层面系统整合情境因素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我们提出情境通过影响互动主体对感激表达的关系含义解读(即强化共生关系感知或凸显交换关系感知)，进而间接塑造效应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情境因素结构化为个体线索与互动线索两类，并阐明其如何通过影响信息加工取向，从而凸显不同关系感知，进而解释感激表达为何在不同条件下产生不同后果。

此外，在第四部分未来研究方向中，我们进一步从沟通视角出发，将情境要素细化为主体、动机、环境、媒介与内容等维度，提出系统化考察情境因素的研究路径，以推动后续研

究从零散的情境发现走向结构化与机制化分析(见 pp.22-23)。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将情境从原有文献中的分散变量，上升为贯穿现象呈现、机制解释和未来拓展的核心，从而更系统地回应本文的研究问题。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意见 6：未来研究框架：

论证的深度：尽管作者运用了沟通框架很好地整合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但是对每一部分的论述都很表面，没有用最简练的语言论证最核心的研究逻辑。这样的结果是，读者并不能很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相应的研究以及如何开展相关研究。

回应：感谢您对未来研究方向中有关沟通框架的意见。在综合其它意见进行修改后，我们已将原先关于沟通框架和情境特征的内容纳入未来研究方向的第二点，即“系统化感激表达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见 pp.22-23)。我们认为，沟通相关情境因素是系统考察感激表达效应边界的重要抓手，也是解释何时感激表达会产生双刃剑效应的关键路径。具体而言，尽管本文从社会关系理论视角归纳了现有文献中感激表达塑造关系感知的边界条件，但相关研究仍较为分散，尚未充分说明感激表达在何种条件下会引发共生关系强化或交换关系凸显。事实上，感激表达本质上是一种发生在人际互动中的情感沟通行为(Locklear et al., 2023)，但多数研究仍将其视为一种非情境化的单一特征行为，因而忽略了表达主体、动机、环境、媒介和内容等情境因素对其关系含义的塑造。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不同沟通情境因素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互动意义的理解与评价，决定感激表达更可能强化共生关系，还是凸显交换关系，进而带来积极或消极后果。这一修改有助于推动感激表达研究从普遍性结论转向情境化阐释，说明同一表达行为为何会在不同沟通条件下产生差异化结果，进而回应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并提升相关理论对组织互动复杂性的解释力。

相应地，我们不再停留于对五类情境因素的简单罗列，而是围绕“沟通情境因素—关系感知机制—双刃剑效应”的核心逻辑，分别举例说明主体、动机、环境、媒介和内容等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对互动意义的理解与评价，并进一步塑造感激表达的相关后果。这些具体的、可操作化的例子有助于启发未来研究进一步将抽象的情境因素转化为可量化的研究变量，从而提升感激表达边界条件研究的可检验性。

意见 7：框架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情境不仅是文献回顾过程中的关键，同时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深入讨论的内容。作者并未围绕情境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重要的是，本篇研究聚焦于组织内的感激表达，但未来研究框架的内容并未体现任何与组织情境相关的内容；导致整体未来方向缺乏创新性。

回应：感谢您关于未来研究方向中组织情境相关内容的意见。结合其它修改意见，我们整体重构了未来研究方向(见 pp.21-24)，并在每个研究方向中进一步凸显感激表达效应在组织情境中的独特性和重要贡献。

具体来说，在方向一“丰富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研究”中，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应将个体内效应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为感激表达研究构建更全面和平衡的理论图景，也为组织理解感激表达在员工关系维护、合作行为激发与组织氛围建设中的作用提供更加全面和完善的管理启示。

在方向二“系统化感激表达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中，我们认为沟通相关情境因素可以系统解释何时感激表达会引发共生关系强化或交换关系凸显，进而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双刃剑效应。这一视角能够推动感激表达研究从普遍性结论转向情境化阐释，进一步说明感激表达行为在不同沟通条件下为何会产生差异化结果，并由此提升相关理论对组织互动复杂性的解释力。此外，这也提示组织不应仅将感激表达视为普遍有益的正向行为，而应引导员工根据主体、动机、环境、媒介和内容进行更真诚、适配且有分寸的表达，以在促进信任与协作的同

时，降低亏欠压力和情绪负担，从而构建更加和谐的组织氛围。

在方向三“从时间视角拓展感激表达效应研究”中，我们认为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通常具有相对稳定、持续互动和重复接触的特点，员工之间的感激表达也并非孤立发生的一次性行为，而是在日常协作、上下级互动和团队沟通中反复出现。因此，感激表达的影响可能不仅取决于某一次表达是否发生，还取决于其在时间过程中的整体水平、变化趋势和波动模式。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纵向研究和经验取样法等研究设计，考察感激表达效应如何在时间过程中发生、累积和转化。从时间视角拓展感激表达效应研究，突破了既有研究偏重静态和即时效应的局限，拓展了感激表达效应研究的分析视角，也有助于组织理解感激表达在长期工作互动中的累积、波动与转化过程，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员工关系状态、团队协作质量和组织氛围变化，并为组织优化文化建设和关系管理实践提供启示。

通过上述修改，在未来研究方向部分，我们更紧密地回应组织情境中感激表达的关系性、情境性和动态性特征。

意见 8：参考文献格式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一些 AOM 的会议论文格式是否正确？还有很多参考文献不完整，例如 Lazarus(1991)的书籍。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细心审阅。我们将全面核查参考文献格式，按照期刊要求统一规范，重点修正 AOM 会议论文的引用格式。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本篇综述性论文梳理了感激的相关研究并评述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论文所综述的内容较为丰富全面，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感激的针对”个体内积极效应、个体间积极效应、个体间消极效应和个体内消极效应“的四类效应类型。并提出”以主体、动机、环境、媒介与内容五类要素为核心的感激表达情境化特征框架“。具有一定的新意，但论文尚存在以下问题，建议作者修改：

摘要中缺少要关注感激表达所带来的效应是针对表达者还是接收者？关键词似乎也不能够涵盖本篇论文的新意。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摘要中补充说明本文同时关注感激表达对表达者(个体内效应)以及接收者与目睹者(个体间效应)的影响。同时，将关键词调整为：感激；感激表达；积极效应；消极效应；情境，以增强摘要与全文贡献的一致性。

意见 2：本篇研究的新意不够清晰，对于感激表达对个体内积极效应和个体间积极效应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对于个体内消极效应和个体间消极效应近年来也有一些论据，但本文中对这些消极效应的阐述不够充分，如个体内消极效应具体表现为什么？和上一个章节中的“个体间消极效应”有什么不同？如剥削效应、过度服从行为等？且产生分化的效应(积极 vs.效应)所取决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如人格特质、施恩的事件类型、关系类型、目睹者和感激交互二人之间的关系？亦或其他？这些应是本篇论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意见，我们认真反思了上一版本在个体内外消极效应区分以及实现本文研究贡献方面的不足，并在修订中进行了以下改进。

第一，明确区分个体间与个体内消极效应，并强化其表现形式和作用路径。考虑到感激表达本质上是一种可能涉及不同互动角色(如表达者、接收者与目睹者)的人际互动行为，本文采用个体内与个体间的划分，旨在刻画感激表达效应的传递方向(即是否跨个体)。其中，个体间消极效应主要依据结果变量体现为感激表达的接收者或目睹者的行为反应。换言之，结果变量的行为主体是接收者或目睹者，但是行为的指向方向可能是接收者或目睹者自己，

也可能是表达者。例如，被外部提醒后表达者做出的感激表达可能使目睹者和接收者对表达者产生负面评价，并让其对表达者分配更少的物质资源。个体内消极效应则指结果变量体现为表达者自身的行为反应。换言之，结果变量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指向都是表达者(当前暂无行为主体是表达者，但是行为指向接收者或目睹者的文献)。例如，表达感激会降低表达者对不公或失衡关系的敏感性。此外，根据已有文献，个体间消极效应主要通过接收者或目睹者的社会比较、对表达者的感激表达的动机归因与感激表达信号解读等过程发生作用，而个体内消极效应则主要通过自我合理化过程影响表达者自身的态度与行为倾向。这种他人导向与自我导向的路径差异，构成两类消极效应在心理机制上的核心区别。为了更清晰地在正文中展现上述观点，我们对第二部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见 p.13, p.17, 和 p18)，例如我们增加了一个脚注说明(p.13)，“在操作性定义上，本文基于结果变量所对应的行为主体对感激表达的个体内外效应进行区分。当结果变量体现为表达者自身的心理或行为反应时，界定为个体内效应；当结果变量体现为他人(如接收者或目睹者)的心理或行为反应时，则界定为个体间效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个体间效应中，行为主体虽为接收者或目睹者，但其行为指向既可能作用于自身，也可能指向表达者或第三方。”

第二，新增第三部分，即感激表达效应分化的解释框架(见 pp.19-21)，以更好地实现本文的研究动机并与以往综述加以区分，从而更清晰地展现本文的新意。在您这一建议的提示下，我们发现之前的版本并未很好地回答引言提出的研究问题，因此我们新增了第三部分，对既有研究中分散的积极与消极效应进行再整合与再解释，从而回答为何感激表达效应分化这一更高层次的问题。基于社会关系理论，我们提出感激表达的效果并非完全由行为本身决定，而部分取决于其所嵌入的情境及其被赋予的社会关系含义。当感激表达被加工解读为强化共生关系感知时，通常促进积极结果；而感激表达在特定情境线索(如竞争性情境)的驱动下凸显交换关系感知时，则可能引发非预期的消极后果。再次感谢审稿人的深刻建议。

意见 3：论文题目限定为“组织“中的感激表达，但正文中并没有结合”组织情境”这一特殊群体，以及特定的效应。似乎有点文不对题。另“喜忧参半”“这个词的加入也略显生硬。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细致见解及建议。首先，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题目中已删除“喜忧参半”这一用词。其次，我们完全认同，情境是理解感激表达消极效应的关键。我们已根据您的建议进行了系统性修改与强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文献综述部分更多纳入组织情境因素(见 pp. 17-18)。我们在第二部分对既有研究进行整合时，进一步强化了情境条件的呈现，尤其是在个体间与个体内消极效应部分，明确指出相关负面后果多发生于特定情境之中。例如，我们补充强调了权力不对称情境、竞争性情境以及结构性不平等情境等，并结合相关研究(如 Xu & Yao, 2025；Cai & Wang, 2025；Ksenofontov & Becker, 2020)具体说明这些情境如何与消极效应相联系，从而避免将消极效应误解为普遍结果。

第二，新增第三部分，即感激表达效应分化的解释框架(见 pp.19-21)。我们在第三部分从理论层面系统整合情境因素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我们提出情境通过影响互动主体对感激表达的关系含义解读(即强化共生关系感知或凸显交换关系感知)，进而间接塑造效应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情境因素结构化为个体线索与互动线索两类，并阐明其如何通过影响信息加工取向，从而推动不同关系感知的凸显，进而解释感激表达为何在不同条件下产生不同后果。

此外，在第四部分未来研究方向中，我们进一步从沟通视角出发，将情境要素细化为主体、动机、环境、媒介与内容等维度，提出系统化考察情境因素的研究路径，以推动后续研究从零散的情境发现走向结构化与机制化分析(见 pp.22-23)。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将情境从原有文献中的分散变量，上升为贯穿现象呈现、机制解释

和未来拓展的核心，从而更系统地回应本文的研究问题。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意见 4：本篇论文指出”个体内效应的机制”研究不足，但目前这方面研究也比较多，如感激表达对表达者的心理健康、幸福感、亲社会性行为等。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于未来研究方向中“个体内效应”部分的意见。我们认同确实已有研究关注了感激表达对表达者在健康(例如，Chen et al., 2022; Adair et al., 2020)和绩效(例如，Komase et al., 2019)方面的积极影响。然而，根据本文文献综述的结果(详见图 2)，现有感激表达效应文献的分布不均，相较于个体间效应的大量研究，个体内效应探究明显不足，尤其忽略了感激表达所产生的个体内消极效应。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现有研究大多将感激表达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行为，因此优先、着重考察其在个体间的影响。然而，感激表达不仅是一种外显的人际行为，也是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建构的心理过程，忽视个体内的这一动态过程，容易使得理论解释偏重外部互动层面，而难以完整揭示感激表达形成、维持与变化的心理机制。因此，本文建议未来研究在已有积极个体内效应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尤其关注其可能产生的消极效应，从而为感激表达研究构建更全面和平衡的理论图景，也为组织理解感激表达的作用提供更加全面和完善的管理启示，详见第四部分“感激表达效应的扩展：未来研究方向”的“4.1 方向一：丰富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研究”部分(p. 22)。

意见 5：作者提到的“将感激表达的情境化特征系统归纳为五大类，包括主体特征、动机特征、环境特征、媒介特征和内容特征”，这些特征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难以得到较为整合统一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形成一个概括性的理论，且提到的一些特征恐难以客观量化。建议作者修改后，并提炼出一个更能有推动感激研究在理论上更进一步的理论框架。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于情境化特征部分的意见建议。结合其他修改意见，我们对原稿的第三部分进行了重新定位和阐述，将其重构为感激表达效应分化的解释框架(见 pp.19-21)。在该框架中，我们以社会关系理论为基础，将共生关系感知与交换关系感知作为解释感激表达效应分化的核心机制，用以回答感激表达为何在不同情境中呈现效应分化。相应地，原稿中并列分类呈现的五类情境化特征，不再作为独立理论框架加以使用，而是被重新整合进第四部分的未来研究方向中的第二点，即“4.2 方向二：系统化感激表达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pp. 22-23)，将其定位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系统考察的边界条件。

在这一调整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重构了“4.2 方向二：系统化感激表达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的研究动机、具体内容和理论意义。首先，在研究动机上，我们强调尽管本文已对现有文献揭示的个体线索和互动线索进行了初步归纳，但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尚未系统解释何种条件下更可能强化共生关系感知或凸显交换关系感知，从而为双刃剑效应提供边界解释空间。而沟通相关情境因素是系统考察感激表达效应边界的重要抓手，也是解释何时感激表达会产生双刃剑效应的关键路径。然而，由于多数研究将感激表达视为一种非情境化的单一特征行为，缺乏对其高度情境化特征的关注，因此忽略了与情境相关的边界条件。

其次，在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再停留于对五类情境因素的罗列，而是围绕“沟通情境因素—关系感知机制—行为后果”的核心逻辑，分别举例说明主体、动机、环境、媒介和内容等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对互动意义的理解与评价，并进一步塑造感激表达的相关后果。这些具体的、可操作化的例子有助于启发未来研究进一步将抽象的情境因素转化为可量化的研究变量，从而提升感激表达边界条件研究的可检验性。

最后，在理论意义上，我们强调，这一视角能够推动感激表达研究从普遍性结论转向情境化阐释，进一步说明感激表达行为在不同沟通条件下为何会产生差异化结果，并由此提升相关理论对组织互动复杂性的解释力。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已依照意见做出细致修改，并弥补了上一版的一些缺陷，例如，缺乏对组织情境的讨论，论证深度有限等。目前的稿件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研究问题（即感激表达的双刃剑效应）提出的时机。不可否认的是，感激表达在人际互动中可能存在很多负面影响，但是目前研究仍处于非常起始的阶段。从作者汇总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作者列举了 5 篇感激表达的人际负面影响，其中 3 篇为会议论文（其严谨性与科学性有待考量），另外 Wang et al. (2024)的文章也不是在介绍感激表达的负面影响，强调的是表达时机/方式不当的负面影响。这样造成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综述在负面效应（也是本篇文章最具贡献方面）相关研究整理和论述过程中显得非常吃力；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让人感到理论相对单薄，这是本篇文章一个致命的问题。

是否应该等有足够文献积累之后再提出本文的“双刃剑”问题？又或者是否可以在未来研究部分提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的研究框架（尤其是负面效应的内容）来指导未来研究？

回应：感谢您对负面效应文献基础的审慎考量。如您所指出的，目前高质量期刊来源的感激表达负面效应研究数量确实是有限的。在认真反思后，我们认为这一局限本身也揭示了理论整合工作在当下的迫切性。正因为感激表达负面效应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现有发现零散且缺乏统一的解释框架，本文才有机会在这一时期识别现有发现的共同模式，提出能够统一解释效应分化的理论框架，并为未来实证研究提供系统化的研究方向。我们希望本文的价值不在于总结一个已充分积累的领域，而在于为一个正在成长的领域提供引导。

同时，我们完全认同您对未来研究框架的建议，并将其作为本次修改的重要工作。具体而言，我们重构了第四部分(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个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构成的整合性研究议程。三个方向分别聚焦“效应还有什么”“效应何时分化”和“效应如何演变”三个递进性问题，每个方向均同时涵盖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两个方面。其中，方向一系统深化了个体内效应和消极效应路径上尚未被充分研究的方面，倡导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本文的关系感知框架推导可能产生的多样化后果。方向二基于沟通视角提出了五类情境特征的系统化边界条件研究框架，倡导未来研究可以探究不同情境特征如何通过影响关系感知的激活方向决定感激表达走向积极还是消极路径。方向三从时间维度延伸了关系感知框架，倡导未来研究可以探索重复互动中共生关系感知向交换关系感知转变的条件与过程。三个方向合在一起，为感激表达双刃剑效应研究从初步观察走向系统积累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路线图。我们希望这一研究议程很大程度上响应了您关于“提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的研究框架来指导未来研究”的建议。

此外，为了保证论文表述更加准确，对于会议论文，我们采用更加严谨的表述，将其定位为提示负面效应存在可能性的“初步”证据；对于 Wang 等(2024)的研究，我们已在修改稿中明确说明其研究的是被外部提醒后做出的感激表达对感知真实性的影响，以保证读者完整准确地理解该论文。

意见 2：作者需要从理论角度澄清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与感激对个体的影响，这两部分研究的边界在哪里？两类研究的不同是什么？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重要问题。感激对个体的影响研究与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研究在自变量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感激对个体的影响，以特质感激(Trait Gratitude)或状态感激(State Gratitude)的情感体验为自变量，考察个体内部的感激特质或情感本身对其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亲社会行为等的作用。在这类研究中，感激停留于个体内部，研究关注的是感

激情感体验本身的功能，不涉及向他人传递感激的外显行为。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研究，则以个体向他人传递感激的外显行为为自变量，考察这一表达行为实际发生后对表达者自身产生的心理与行为回馈。其核心前提是表达行为的实际发生，研究的是“做出感激表达这一行为”对表达者的影响，而非“拥有感激情感”本身的效果。换言之，即便表达者内心并未真实体验到感激，感激表达行为本身仍可能通过影响表达者对自身行为关系含义的内部解读，产生独立的心理与行为后果。

两类研究的根本差异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自变量层面，前者是情感体验，后者是外显行为。在作用路径层面，前者的影响过程完全发生于个体内部，后者的影响过程起始于外显行为发出后对表达者自身的反向回馈。在理论机制层面，前者主要涉及情感特质或情绪状态对认知与行为的直接塑造，后者则涉及表达行为触发的解读或互动过程进而影响表达者的心理状态与行为反应。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纳入的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研究，均以实际发生的感激表达行为(包括写感激表达信等实验操纵的感激干预或自然情境中记录的表达行为)为研究对象，而非以特质/状态感激本身为研究对象。我们也在正文引言部分增加了与上述差异相关的脚注说明，以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本文的研究范畴。

意见 3：参考文献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期刊名称大小写不一致，缺乏期/卷等情况。
回应：感谢您的细致审阅与提醒。我们已对全文参考文献进行了全面核查，并严格按照期刊格式要求逐条修订和统一规范。针对您提到的期刊名称大小写不一致、期/卷信息缺失等问题，均已逐一更正，同时对其余参考文献进行了系统检查，以确保参考文献信息完整、格式规范。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较好地回答了审稿人的意见，同意发表。

回应：很高兴看到修订后的稿件得到了您的认可并同意发表。非常感谢您的专业反馈，帮助我们从多个方面对论文进行系统完善。再次感谢您的悉心审阅与宝贵帮助！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较好回应了关于未来研究的问题，谢谢作者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全面理解组织中感激表达效应的可能性。

编委 1 意见：

论文经过多轮修改与评审，已经达到《心理科学进展》的要求，建议录用。

编委 2 意见：

意见 1：文章的标题为“组织中感激表达效应的整合与扩展”，但在一些模块中似乎没有涉及到组织情景和相应的结果变量，比如 2.4。烦请作者团队针对全文整体解释一下。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重要问题。首先，本文确实是在组织情景的范围内回顾感激表达的文献，一些关注感激表达但涵盖伴侣等人际情景、并非专门针对组织情景或员工样本的研究并未纳入我们文献回顾的范畴。在前两轮的审稿过程中，我们也在审稿人的指导下详细探讨

了这个问题，并在各个部分补充了相应的内容。

其次，针对 2.4 部分涉及到的研究，经过查阅原文，我们确认其属于组织情景的范围。具体而言，该文的研究 1（任务分配情景）、研究 3（合作与沟通情景）与研究 4（招聘情景）均与组织情景直接相关，尽管研究 2 涉及的教授与学生情景并非常见的组织现象，但其在文中只是作为一种实验表征，以反映该文核心的“高权力群体与低权力群体”，而权力是组织中的经典要素。因此，该研究总体而言属于组织情景的范围，并被纳入文献回顾与综述之中。

最后，在 2.4 部分之外，我们也检查了其余模块涉及的研究情景，确认均属于组织情景的范围。再次感谢您的细致讨论。

意见 2：图 2 的位置建议往上调。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细致建议。我们已将图 2 移至正文第一次提及该图的段落下方（详见 pp. 20），以增强文章的整体可读性、方便读者结合文字查阅。

意见 3：“类型学”似乎是个术语，建议斟酌使用。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为了避免引发歧义、造成误解，我们已将全文的“类型学框架”修改为“分类框架”，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意见 4：第 4 部分未来研究方向，文献引用得很少，建议跟前面综述的内容呼应，在前人基础上有逻辑地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经过梳理，我们在多处增加了与前文相呼应的代表性文献引用，使各项未来研究建议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更加突出其提出的逻辑依据和延续性。详情请见该部分的蓝色字体之处。

意见 5：结论和讨论分开，具体请参考进展已发表的文章。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与指导。我们已下载并仔细阅读《心理科学进展》的研究前沿栏目近期发表的数篇文章，结合其写作格式与规范，我们对本文的结构进行了如下调整。首先，第四章改为“讨论与展望”，主在回顾本文贡献、揭示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更有逻辑地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其次，将“结论”作为单独的第五章，并结合您的下一条意见对表述进行了精简，最大程度地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

意见 6：表述还需进一步优化，有的地方有歧义，有的地方显啰嗦，建议请几位没看过此文的同时批判性阅读。举例如下：（1） 引言第二段第三句话，两处有歧义。 “这些研究普遍发现，感激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与社会适应能力，并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质量的提升。“1）这里的个体是指感激表达者还是感激接受者，又或是双方？2）人际关系质量的提升，想表达的是感激能改善人际关系质量的提升速度，还是感激能改善人际关系质量？（2） 引言第三段第五行，表述略显啰嗦。“同时，尽管部分研究已初步发现感激表达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消极后果，但多停留于实证发现层面，缺乏解释为何感激表达会导向不同结果的解释框架。”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细致审阅。我们首先对您指出的两处写作进行了修改：

（1）引言第二段第三句话，由于此处讨论的是特质感激和状态感激的影响，因此 1）指的是感激体验者，而不涉及感激表达和接收；2）根据感激的相关研究，此处指的是感激能改善人际关系质量。为避免歧义，我们已将此处表达修改为：“感激体验有助于提升个体自身的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与社会适应能力，并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进而提升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质量。”

（2）针对先前表达的语义重复，我们已将此处修改为：“同时，尽管部分研究已初步发现感激表达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消极后果，但尚未形成能够解释其为何会导向不同结果的理论框架。”

此外，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邀请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几位成熟学者和研究生独立阅读本文，并根据他们的建议对全文存在的其它歧义和啰嗦之处进行了修改，包括引言、效应整合与扩展、讨论和结论部分。详情请见各个部分的蓝色字体之处。

再次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受益匪浅！

第四轮

编委 2 意见：无进一步意见。

主编意见：同意发表。